

精讲

文苑



责编/范亚湘
美编/何朝霞
校读/肖应林

五



多年以后，铅灰色云幕里，七旬的辛弃疾拄着竹杖立于庭院，任秋风卷起满地枯叶，院角老梅是他亲手所植，虬枝如铁，此时此刻，他依然下意识地想要抚过腰间的剑柄——那本该悬着的龙泉剑，如今只剩褪色的丝绦在风中寂寥翻飞。

书房案头，《美芹十论》的稿纸早已泛黄起皱，蝇头小楷的墨迹深浅不均，似凝固着半生的热血与不甘。青铜香炉里的香亦将尽，只余一缕青烟袅袅，恍惚间与几十年前建康城上元夜的烟火重叠，那时初入仕途，他在灯火阑珊处感慨于南宋朝廷粉饰的大平，却不知这虚幻的盛景，竟将化作他萦绕余生的梦魇。

转眼便入夜，这深秋雨夜，雨打芭蕉声声催泪，檐下的灯笼也被风吹得摇晃，昏黄的光晕在雨幕里散成一团模糊的暗影。

屋内，辛弃疾在油灯下重读词作，年轻时的豪言和在长沙时的壮语犹在耳畔，窗外却再无沙场号角，唯有檐角铜铃在风雨中鸣咽，恰似这一生如折翼的雄鹰，空有翱翔之志。以至于现如今，每当有人再提他少年时单枪匹马闯敌营、生擒叛徒的壮举时，他唯有苦笑，眼角的皱纹如刀般刻在苍老面庞，那些金戈铁马的岁月，如今都成了剜心利刃，最终都成了扎在心头，拔不出、抚不平的伤痕。

罢官归乡后，他也曾数度接到起复诏令，却总在赴任途中又被一纸文书召回，这朝令夕改的上位者，恰与风雨飘摇的南宋王朝如出一辙。最后一次，当他拖着病体行至半途，败报如雪片般纷至沓来：韩侂胄仓促北伐，在宿州遭遇重创，宋军全线溃退。这一刻，暮色中的老者扶杖北望，老泪纵横，从此再也没能迈出南下赴任的半步。

又是一夜无眠，清晨的薄霜覆盖满庭院石阶，辛弃疾如常走向书房，却握不住笔了，他只能望着墙上的《黄河万里图》，忆起幼时祖父在千佛山顶带他“指画山河”的旧梦，恍惚间他又走过了一个更深的梦里：战鼓轰鸣，宋军大旗在北方城头猎猎飘扬，而他正立于山之巅眺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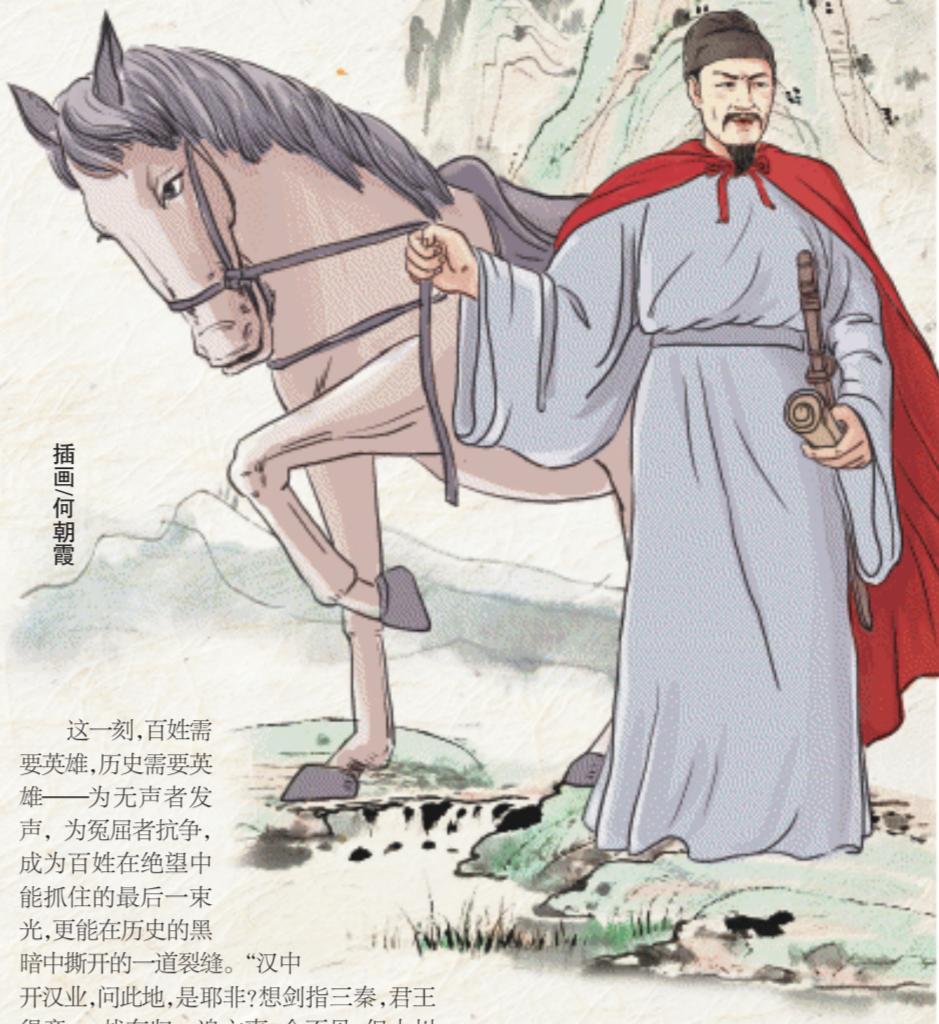
且置请缨封万户，竟须卖剑酬黄犊。”欲叫辛弃疾卖剑买犊，怎么可能？即使辛弃疾已进入风烛残年，可他的心依然在潭州，时刻寄望飞虎军驰骋疆场，快快杀敌。

在生命最后时刻，辛弃疾在高热中呓语不断，突然，他猛地坐起，用尽全身力气高呼：“杀贼！杀贼！”声破夜空，惊起寒鸦数声。这位一生渴望驰骋沙场的词人，最终带着未竟的壮志瞑目长逝。

.....

再次驻足长沙营盘路的辛弃疾铜像前，“长记潇湘秋晚。歌舞橘洲人散。走马月中行。折芙蓉。今日西山南浦。画栋珠帘云雨。风景不争多。奈愁何。”在雨幕中又依稀见到了那在醉里挑灯看剑的落魄将军，他一生把沙场秋点兵的金戈铁马，淬炼成“气吞万里如虎”的豪词；那位执剑南渡却再难北归的孤臣，他一生将收复中原的毕生夙愿，熔铸为词章里永不熄灭的热血精魂。

多次，辛弃疾将剑拔出，却黯然地插回剑鞘；多次，他有心杀敌，却又不能披甲上阵。他那股二十二岁率五十骑夜闯敌营的少年英气，终究还是化作了白发征夫的怆然浩叹，但那闪烁着的潇湘剑上之霜，至今仍在诉说着跨越千年的南渡北望。于是，今人终于读懂了长沙城营盘路上那一尊金色身影的沉默，仿佛一把火炬，静静燃烧，永不熄灭。



插画/何朝霞

这一刻，百姓需要英雄，历史需要英雄——为无声者发声，为冤屈者抗争，成为百姓在绝望中能抓住的最后一束光，更能在历史的黑暗中撕开的一道裂缝。“汉中开汉业，问此地，是耶非？想剑指三秦，霸王得意，一战东归。追亡事，今不见；但山川满目泪沾衣。落日胡尘未断，西风塞马空肥。”

一编书是帝王师，小试去征西。更草草离筵，匆匆去路，愁满旌旗。君思我，回首处，正江涵秋影雁初飞。安得车轮四角，不堪填瀛海。”

临安的盛夏，暑气蒸腾。枢密院吏员们挥汗如雨，却见辛弃疾大步踏入，手中紧攥一卷沉甸甸的奏章，他面色凝重，目光如炬，径直朝着宫门方向走去。为了这一刻，辛弃疾从湖北平调湖南下车伊始就开展调查——农田荒芜，百姓面黄肌瘦，只因“和籴”政策被迫贱卖粮食，甚至卖儿鬻女；更因贪吏阳奉阴违，横征暴敛，贫苦农民久在死亡线上挣扎，民变已如星星之火，一触即发。这些所谓的“盗贼”，哪一个不是走投无路的百姓！

辛弃疾终于面见到了宋孝宗，大殿的梁柱高耸入云，彩绘的龙凤在昏暗的光线下若隐若现。空气中弥漫着檀香与墨香混合的气息。宋孝宗端坐于龙椅之上，头戴展脚幞头，黑发，深眉，微须，目光如炬，落在辛弃疾身上。阶下，辛弃疾踩着冰凉的砖石，每一步都像是踏在百姓的期盼之上。他双手捧着那份写满百姓疾苦的奏章，指节因用力而微微发白。

“民者，国之根本，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。”辛弃疾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响起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却又异常坚定：“今年删除，明年扫荡，譬之木焉，日刻月削，不损则折。臣不胜忧国之心，实有私忧过计者。欲望陛下，深思致盜之由，讲求弭盜之术，无特其有平盜之兵也。臣孤危一身久矣，荷陛下保全，事有可为，杀身不

顾。况陛下付臣以按察之权，责臣以澄清之任。封部之内，更有贪浊，职所当问。其敢隳旷，以负恩遇！”

走出来时，残阳将官门的朱漆染成暗红，辛弃疾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斜斜地投在青石板上，与巍峨的宫墙形成刺眼的对比。临安城的夜市已渐次亮起灯笼，歌楼酒肆里传来丝竹管弦之声，夹杂着歌舞升平的吟唱，与远处坊市的喧闹交织成一片奢靡的景象。他看到街边衣着光鲜的达官显贵们正谈笑风生，身旁小厮捧着精致的食盒、珍玩；他看到绸缎庄里，绫罗绸缎琳琅满目，富人们争相选购；他闻到酒楼中珍馐美馔的香气扑鼻而来……

辛弃疾的思绪却不由自主地回到了湖南，那里的百姓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，为了生存不得不铤而走险，他的嘴角泛起一丝苦笑——在这临安城里，像他这样的人还有几个？更有几个能被看见？盈盈泪眼。往日青楼天样远。秋月春花，输与寻常姊妹家。水村山驿。日暮行云无气力。锦字偷裁，立尽西风雁不来。”日暮飘零，托书无人，只余凄惶与悲凉流淌于天地之间。

这时，云层彻底遮住了月亮，夜风渐起，起初只是绕着宫墙根打旋，卷起草从里的残花败叶，转眼间便化作呜呜的哨声，顺着皇城的飞檐呼啸而过，更吹得辛弃疾的衣袍猎猎作响，夜色浓稠如墨，他挺直脊背，握紧了腰间的剑柄，一步一步陷入浓稠的黑暗里。

临安城的繁华依旧，而辛弃疾却将用他的笔、他的剑，守护着心中那份不灭的信念：“道男儿到死心如铁。看试手，补天裂。”

呈朝廷，孝宗见其滴水不漏，终默然释怀。军营既立，辛弃疾亲募湖湘子弟，他深知湖南民风强悍，遂以“敢以一当十”为选兵之标，两千步兵披甲执锐，五百骑兵策马如风，战马铁甲皆从广西购得，寒光映日，声震四野。

军营练兵时，辛弃疾风雨无阻，千名将士列成整齐的方阵，雨水顺着他们的头盔、铠甲滑落，在胸前汇成一道道水流，可他们依然身姿矫健，“嘿！嘿！嘿！”整齐划一的呐喊声穿透雨幕，震得旌旗猎猎作响。

不仅如此，辛弃疾还命将士攀缘陡崖，“金人铁骑横中原，尔等若无翻山越岭之能，何谈北伐？”辛弃疾立于崖边一块突出的岩石上，声音如惊雷般砸在将士们耳边，最前排的战士应声而出，左手五指如铁爪般抠进一道深不及寸的石缝，与此同时，右手死死攥住那截斜生的石棱。石棱尖锐如刀，深深嵌进他掌心的肉里，鲜血瞬间从指缝渗出顺着石棱往下淌，在青灰色的岩壁上洇出一道刺目的红痕，他却仿佛毫无所觉仿佛要与这陡崖融为一体，身后呐喊如雷，群山为之战栗。

朱熹赞其“选募既精，器械亦备”，金人闻“虎儿军”之名亦生畏。却哪料，北伐未成，辛弃疾就因朝臣诬其“用钱如泥沙，杀人如草芥”而遭弹劾、贬谪。

离湘前夕，辛弃疾执剑独坐营帐，夜风吹过，带来远处湘江的浪涛声，混着更夫的梆子声，显得格外凄凉。他望着墙上的佩剑，他征战沙场的伙伴，如今却只能陪着他在这寂静的夜里，见证岁月的流逝和壮志的凋零。他拾起酒坛，却发现已再无一滴酒，唯有一声长长的叹息，消散在那沉沉的夜色中。

飞虎军虽成“江上诸军之冠”，辛弃疾终究未能带其北上抗金，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！”这壮志难酬的悲愤成了南宋暮色中最为悲壮的一笔亮色。

参

辛弃疾到长沙之前，以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王佐为统帅的朝廷军队，对陈峒起义镇压已持续了三个月之久，王佐军队对外族劲敌卑躬屈膝，对所谓的“大盗”却穷凶极恶，所过之处，村落寨皆成废墟。

如此这般，民间激起了对朝廷军队的滔天恨意。

辛弃疾担任王佐军队漕长，负军饷供应之责。那天，马车正经过郴州官道，车辕突然砸到一具露出半个颅骨的尸骸，车帘掀开的瞬间，扑面而来的腐臭味直呛得他一阵咳嗽。抬眼望去，道旁的槐树全被砍断，树干上挑着义军的头颅，山风吹过，无数头颅轻轻晃动，撕碎的衣服布条于夜风中画出凄凉的弧线。随着老人不忍直视，低声道：“据说朝廷军队每破一寨，必斩尽青壮，连幼童也……”

而此刻，统帅王佐正勒马立于山巅，俯瞰着被火舌吞噬的山寨，他麾下的敢死队正举着涂满松油的火把，将逃入箐谷的义军男女老幼逼入死角，惨叫声混着浓烟冲上云霄，断箭与尸首早已堆积如山，他的嘴角却勾起丝丝冷笑。

辛弃疾在马车上剧烈地颤抖，他摸出袖中《阮郎归·耒阳道中为张处父推官赋》的手稿，墨迹未干，“山前灯火欲黄昏，山头来去云。鹧鸪声里数家村，潇湘逢故人。挥羽扇，整纶巾，少年鞍马尘。如今惟悴赋招魂，儒冠多误身。”软弱无能的南宋不将屠刀挥向步步紧逼的外敌，却残忍地屠戮百姓！如此暴行，又与金人何异？

如今的主和派为了苟安，竟纵容此等酷吏，却对一心抗金的志士百般打压，朝廷若继续下去，迟早要重蹈靖康之耻！误国啊！误国啊！在郴州焦土的映衬下，只余英雄迟暮的悲凉。

而不远处，王佐的军营却在举行庆功宴、酒酣耳热间，有人提议为“平叛大功”刻石记功。

的确，王佐因平定陈峒起义有功，超除侍从，从此一帆风顺，官至知临安府，除户部尚书。却再无人在意山脚下那四百余座被焚的村落，那曾腾起的最后几缕青烟，是屈死冤魂的悲鸣，久久不散。唯有郴州山间的老人们，至今仍在传说，每逢阴雨之夜，空旷的废墟里总会传来兵器相击的声响，那是不屈的魂灵，在向苍天控诉着王佐军队的暴行，控诉着南宋朝廷的昏庸无道。

事后，朝廷把过失轻轻松松地推给地方官吏，做一番奖罚黜陟后，便心满意足地再次沉醉于歌舞升平，醉生梦死。乡间，新立的赋税告示又再次贴满了村口的墙壁，望着告示上新增的税目，百姓们浑浊的泪水顺着皱纹滑落，他们只得颤巍巍地将告示撕下，塞进灶膛，火苗蹿起的瞬间，不仅映照着身后的破败的茅屋，更映照着不远处空旷的废墟——那里荒草萋萋，埋葬着无数冤魂，却始终唤不醒醉生梦死的统治者。

历史的荒诞在此刻显露无遗：一边是人间炼狱般的废墟，一边是纸醉金迷的殿堂；一边是无数冤魂的无声控诉，一边是统治者的充耳不闻。

淳熙七年（1180年），辛弃疾改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。此时的湖南早已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，为解决百姓的生计，他冒天下之大不韪，令湖南诸州以官府储备的粮食招募民工，浚筑陂塘；紧接着再直接奏言“溪流不通，舟运艰涩”，请于湖南进纳的枳积米中支付十万石，振举邵州（邵阳）二万石，永州三万石，郴州五万石。更是一意孤行地弹奏桂阳知军赵善卿昏庸贪浊，罢其军职。《淳熙己亥论盗贼札子》所主张的“自今贪浊之吏，臣当不畏强御，次第按奏，以俟明究”，辛弃疾正一点点在实现。

这一年，辛弃疾借“弹压盗贼”之名上书朝廷，请求仿广东摧锋军、荆南神劲军之例，创立飞虎军。奏疏中，他痛陈军政积弊，字字切中时弊。朝廷虽允准，却令其“经费自筹”。

“民者，国之根本，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。”辛弃疾的声音在空旷的大殿中响起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，却又异常坚定：“今年删除，明年扫荡，譬之木焉，日刻月削，不损则折。臣不胜忧国之心，实有私忧过计者。欲望陛下，深思致盜之由，讲求弭盜之术，无特其有平盜之兵也。臣孤危一身久矣，荷陛下保全，事有可为，杀身不

顾。况陛下付臣以按察之权，责臣以澄清之任。封部之内，更有贪浊，职所当问。其敢隳旷，以负恩遇！”

这一年，辛弃疾借“弹压盗贼”之名上书朝廷，请求仿广东摧锋军、荆南神劲军之例，创立飞虎军。奏疏中，他痛陈军政积弊，字字切中时弊。朝廷虽允准，却令其“经费自筹”。

军营练兵时，辛弃疾风雨无阻，千名将士列成整齐的方阵，雨水顺着他们的头盔、铠甲滑落，在胸前汇成一道道水流，可他们依然身姿矫健，“嘿！嘿！嘿！”整齐划一的呐喊声穿透雨幕，震得旌旗猎猎作响。

不仅如此，辛弃疾还命将士攀缘陡崖，“金人铁骑横中原，尔等若无翻山越岭之能，何谈北伐？”辛弃疾立于崖边一块突出的岩石上，声音如惊雷般砸在将士们耳边，最前排的战士应声而出，左手五指如铁爪般抠进一道深不及寸的石缝，与此同时，右手死死攥住那截斜生的石棱。石棱尖锐如刀，深深嵌进他掌心的肉里，鲜血瞬间从指缝渗出顺着石棱往下淌，在青灰色的岩壁上洇出一道刺目的红痕，他却仿佛毫无所觉仿佛要与这陡崖融为一体，身后呐喊如雷，群山为之战栗。

朱熹赞其“选募既精，器械亦备”，金人闻“虎儿军”之名亦生畏。却哪料，北伐未成，辛弃疾就因朝臣诬其“用钱如泥沙，杀人如草芥”而遭弹劾、贬谪。

离湘前夕，辛弃疾执剑独坐营帐，夜风吹过，带来远处湘江的浪涛声，混着更夫的梆子声，显得格外凄凉。他望着墙上的佩剑，他征战沙场的伙伴，如今却只能陪着他在这寂静的夜里，见证岁月的流逝和壮志的凋零。他拾起酒坛，却发现已再无一滴酒，唯有一声长长的叹息，消散在那沉沉的夜色中。

飞虎军虽成“江上诸军之冠”，辛弃疾终究未能带其北上抗金，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！”这壮志难酬的悲愤成了南宋暮色中最为悲壮的一笔亮色。

军营落成之日，飞虎寨上，石墙森然，旌旗猎猎。辛弃疾将营建图册与账目详

肆

泰民安。此刻，他紧握着手中的剑，他要组建一支属于百姓的军队。

这一年，辛弃疾借“弹压盗贼”之名上书朝廷，请求仿广东摧锋军、荆南神劲军之例，创立飞虎军。奏疏中，他痛陈军政积弊，字字切中时弊。朝廷虽允准，却令其“经费自筹”。

军营练兵时，辛弃疾风雨无阻，千名将士列成整齐的方阵，雨水顺着他们的头盔、铠甲滑落，在胸前汇成一道道水流，可他们依然身姿矫健，“嘿！嘿！嘿！”整齐划一的呐喊声穿透雨幕，震得旌旗猎猎作响。

不仅如此，辛弃疾还命将士攀缘陡崖，“金人铁骑横中原，尔等若无翻山越岭之能，何谈北伐？”辛弃疾立于崖边一块突出的岩石上，声音如惊雷般砸在将士们耳边，最前排的战士应声而出，左手五指如铁爪般抠进一道深不及寸的石缝，与此同时，右手死死攥住那截斜生的石棱。石棱尖锐如刀，深深嵌进他掌心的肉里，鲜血瞬间从指缝渗出顺着石棱往下淌，在青灰色的岩壁上洇出一道刺目的红痕，他却仿佛毫无所觉仿佛要与这陡崖融为一体，身后呐喊如雷，群山为之战栗。

朱熹赞其“选募既精，器械亦备”，金人闻“虎儿军”之名亦生畏。却哪料，北伐未成，辛弃疾就因朝臣诬其“用钱如泥沙，杀人如草芥”而遭弹劾、贬谪。

离湘前夕，辛弃疾执剑独坐营帐，夜风吹过，带来远处湘江的浪涛声，混着更夫的梆子声，显得格外凄凉。他望着墙上的佩剑，他征战沙场的伙伴，如今却只能陪着他在这寂静的夜里，见证岁月的流逝和壮志的凋零。他拾起酒坛，却发现已再无一滴酒，唯有一声长长的叹息，消散在那沉沉的夜色中。

飞虎军虽成“江上诸军之冠”，辛弃疾终究未能带其北上抗金，“醉里挑灯看剑，梦回吹角连营。八百里分麾下炙，五十弦翻塞外声，沙场秋点兵。马作的卢飞快，弓如霹雳弦惊。了却君王天下事，赢得生前身后名。可怜白发生！”这壮志难酬的悲愤成了南宋暮色中最为悲壮的一笔亮色。

军营落成之日，飞虎寨上，石墙森然，旌旗猎猎。辛弃疾将营建图册与账目详

五

辛弃疾到长沙之前，以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王佐为统帅的朝廷军队，对陈峒起义镇压已持续了三个月之久，王佐军队对外族劲敌卑躬屈膝，对所谓的“大盗”却穷凶极恶，所过之处，村落寨皆成废墟。